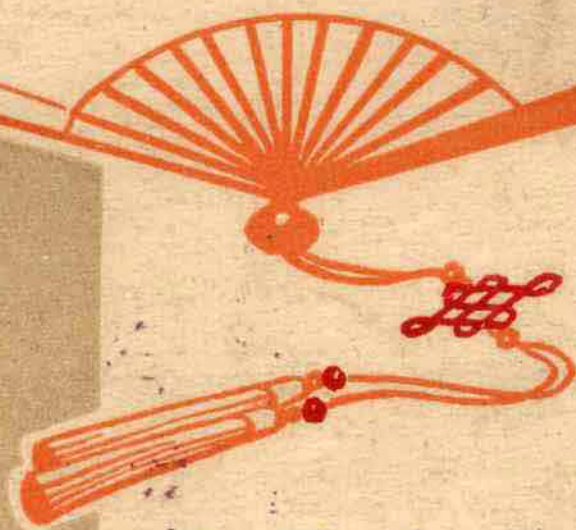




李家血泪谱

張耀華 著

故事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李家血泪谱

我们八班的《李家血泪谱》，这个故事是诉说解放前一家山区劳动人民祖孙三代受山霸的压迫和剥削的血泪史。

自古道：靠山吃山。江西浮梁县峙滩湾这地方靠山；那里的人就是祖祖辈辈靠开山种茶、伐木为生。

这峙滩湾，背靠金珠山，面临昌江河，每年都要出产大批木材和大量的驰名中外的“浮红茶”，因此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叫“金天保，银寿安，不如一个峙滩

湾”。可是，这块经劳动人民双手垦殖出来的好地方，却给那些吃人不眨眼的山霸财主强占了。这里有个名叫李兴良的穷苦山农，他家世世代代都是给山霸打长工。十年前，李兴良母亲死了，他爸爸李老汉没钱买棺木，便把二亩茶山地、五百棵茶树押给了“吸血鬼”姚震天。自从李兴良长大成人以后，李老汉就想从“吸血鬼”那里赎回那点茶山和茶树，好给儿子成亲，了结一生的心愿。有天，他找出了当年押山的契据，把东求邻西求亲借来的三十块大洋，数了又数，里三层外三层包了又包，揣在怀里，正要出门去姚家，“吸血鬼”的大管家姚路就来讨债了。李老汉忙嚷道：“大管家，请坐！我正想去找你哩！”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黄表纸，“这是经大管家亲手办的押山契据，我想赎回我那块茶山。”姚路一听，深陷的眼珠射出了吃人的凶光，手里的哭丧棒一扬，死死盯住李老汉，一把将契据夺过来，

撕个粉碎，丢了满地。他点着李老汉的鼻子狂叫道：“不识抬举的老东西！老爷看你人忠厚，把这笔押金抵销了，没有跟你算利息，给了你好大的面子，你不但不能感我们老爷的恩德，还想赎山。哼！作梦！”李老汉急得苦苦向姚路哀求，请他求他家“老爷”开个恩，准他赎回浸透自己汗血的茶山。姚路带着冷笑说道：“要赎回也不难，可是那三十块大洋，一年照五分利算，十年合计起来，本利一共一百八十块。另外，你儿子借的定亲钱，连本加利五十块大洋，这笔钱今天就要。你能交出这些钱来，我保证还你茶山。”说完，拍拍屁股起身就走了。

自从听了姚路这一番话，李老汉的心象压了块千斤石，吃不进，睡不着，日夜苦思苦想：如何还债，如何设法赎回二亩茶山。想来想去，依然想不出个好主意，最后，他只好连夜赶去见老东家姚震天，求他答应赎回茶山，要求把借的定亲钱缓到年下再还。

姚震天不耐烦地听着李老汉的请求，两眼微闭地回答：“赎回茶山，这要你李兴良给我做三年工后再抵帐赎山。至于你请求暂缓还清的那笔定亲债，年底还也可以，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老贼张开了微闭的眼睛，望着李老汉阴阴地笑着说：“先把你那未过门的媳妇送到我家里，伺候伺候老爷再说。要不然，捉你儿子进山做苦工去。”李老汉一听这话，头上象挨了一重棒，顿时感到昏迷。他刚出门走了两步，便昏倒在地上，好半天才被财主家的狗惊醒了。他拖着沉重的步子，沿着江边走回家来。

老汉回到家里，躺倒床上，左思右想，感到自己毫无出路：茶山赎不回，欠债还不起，还要送未过门的媳妇去姚家，……他想着想着，突然爬起来，直奔鸡公嘴那二亩被姚家霸占了的茶山地去。这时东方鱼白，天色渐渐亮了。他见了那一片嫩绿的茶林，心里更难过了。他咬了咬牙！把心一横，向苍

天长叹一声，弯下身去在地上抓了二把泥土，一步一步朝昌江河走去，扑咚一声，跳进了浪涛滚滚的大江里。

李老汉跳江，被一个早起的农民看见了。那人大喊救人，一会儿，就赶来了许多人。众乡亲一面派人去找兴良回来，一面打捞老汉的尸体。尸体打捞上来，放在昌江岸边，等兴良回来料理后事。这时，姚路带着两个狗腿子冲开人群，往里一看，见是李老汉的尸体，把哭丧棒向空中一晃，说：“这有什么好看的，他这是放着快活不要，自找绝路。”说到这里，他向周围一个个气愤填胸的群众扫了一眼，接着又说：“趁大家都在场，把事情说明白，李老头十年来先后欠姚家本利二百三十块大洋，不想还，才寻死赖帐。”说完，就要带着两个狗腿子去封李家的屋抵帐。就在这时，忽然人群中自动分开一条路，进来一个黝黑脸庞、身体健壮的青年人。这人手持长柄大斧，立在姚路面

前，问道：“慢着！说清楚，我李家何时欠下姚家二百三十块大洋，我爹活活被你们逼死了，怎么能说是想赖帐？”姚路叉开两条细长腿，瞪着两只鼠眼说：“李兴良，你来得正好，免得我去找你。老实告诉你，人死帐在，父债子还。”

李兴良性子刚强，平日喜打抱不平，对姚路这条恶狗，早就想找机会狠狠揍他一顿，为乡亲们出出气；现在灾难落到自己头上来了，又听对方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气得两眼圆瞪，举起斧子就朝姚路头上砍去。姚路急忙躲闪，用哭丧棒一挡，脑壳虽躲过了，但那只拿棒子的手背却被斧尖划了一道二寸长的深沟，鲜血与棒子同时落了下来。站在一旁助威的两个狗腿子，给吓得直打哆嗦；其中一个离姚路近点的，怕砍到自己头上，赶忙跪下求饶。周围的群众只乐得连声叫“打得好！打得好！”李兴良一斧没砍着脑袋，刚要再砍，那把斧子就被一个怕事情

闹大的群众夺了过去。他恨气未消，顺手拾起染满鲜血的哭丧棒，对着倒在地上的姚路，劈头盖脸地连打了十几棍，打得他鼻青脸肿，象一堆肉泥似的摊在那里。两个狗腿子趁机架着姚路唉哟、唉哟地回去了。

姚路一被架走，乡亲们就都围过来劝李兴良赶快逃走。李兴良提起大斧说：“不！我要上姚家算帐去。”一个名叫王大伯的老人，见事不好，忙上前拉住他说：“傻孩子，他姚家门楼大，围墙高，打手几十个，枪上百条。你此去还能活着回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总有报仇的一天。你父亲的后事，我们大家帮助料理，你马上动身，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李兴良经大家左劝右说，才捺住火性，谢了大家，回家收拾了一下，带上那三十元大洋，打个小包，便提着斧子过昌江去了。走了不到一里地，来到了龙王庙门口，他一见里面排着八大金刚那一个个凶象，怒火又冲上来了，自言自语地

说道：“世上这么多不平事，你们都不管，要你们这些废物干什么！”说着，一个箭步跨上香案，一斧一个把龙王和振江仙劈成四半。这时，从江对面传来一声枪响，李兴良知道这是姚家派人追来了，急忙跑出庙，奔了十五里，到了流口村，进了他未婚妻家里。他把发生的事简单地说了一遍，得到他岳父岳母的同意，和未婚妻便往外逃。他俩逃到浮梁东乡瑤里，被当地盗土矿的老板看中了这个年轻的汉子，李兴良就这样做了盗土矿的矿工。

古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李兴良漂流在这儿安身，一住就快二十年了，生了三个男孩，大的叫鉄生，老二叫石生，老三叫苦生。现在他自己也已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由于矿老板的残酷剥削和恶霸把头的折磨，他已腰弯背驼了，显得分外苍老。可是每当他收工回家，看见三个儿子，都已人长树大，心里立刻就会升起一线希望，复

仇的烈火又会燃烧起来，要讨还姚家欠的那笔血债。另外，自己也有思念故乡的心情。有一天，他听一个从家乡来的人说，姚震天早已死了，现在是他儿子姚以南主持祖业。于是李兴良向妻儿说明了自己的心意，决定早日回家去，主意一定，便带着老婆儿子，一路乞讨回乡。

二

姚以南听说李兴良回来了，勾起了他二十年前的心头恨。可是这只“笑面虎”比他父亲更狡猾，表面却声色不露，还满口答应将铁生和石生安排当伐木工。人们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李兴良心里有数，知道姚以南这一手，无非是要他老一套的伪善把戏，既可遮盖世人耳目，对自己又不吃亏，而且可以麻痺你，暗地待机一下将你捏死。但为了活命，李兴良还是忍痛让儿子去

做工。

一个多月以后。一天，李兴良的小儿子苦生从凤凰岭砍柴回来，路过姚家门前“仙人塘”边，见到姚家的小少爷打死了塘里的红鲤鱼，捉在手上玩耍，好奇地放下柴担，凑上前去看“红鱼”。就在此刻，老奴才姚路从街上回来，看到小少爷手里拿着一条红鱼，大喊道：“惊了神啦，老爷知道可不得了啊！”这个小坏种听他这么一说，也害怕起来，左右一望，见苦生在旁，抬头指着苦生说：“是他打死的，我方才是从他手上抢过来的。”姚路不分青红皂白，拿着红鱼，抓住苦生的衣领去见姚以南。

姚以南躺在椅子上，正在想诡计，怎样把李兴良两个大儿子抓去当壮丁，忽听姚路和小坏种在门外喊：“抓住了李兴良的崽。”他从摇椅上坐起来，见姚路手里拿着一条红鲤鱼，心里一惊：“谁胆敢弄死红鱼？”因为姚以南从小就听姚震天说过，姚家就靠这

红鱼发家的。这姚家为了压榨山农，使他们甘愿当牛马，就瞎说那红鱼是什么仙鱼，那出红鱼的水塘是什么仙人塘，它可以保护峙滩湾百姓的好风水，规定每年要大祭一次，好从中大捞一笔，还可以趁大祭宣传封建迷信。今天姚以南明知姚路所说非实，为了保护自己的封建统治利益，决计抓住这个机会，要狠狠整一下李兴良：一来好为姚路当年挨打出气，挽回姚家的尊严，叫李兴良陷于绝境，活不下去，不致于再来要求赎山的事；二来叫人知道姚某人的厉害，谁也不敢在这方圆百里的峙滩湾违背他姚以南的意志。他心里这么想，口里却说：“鱼死了，捉人家干什么？”家狗熟知主人的脾气，姚路连点头说：“仙鱼是他打死的，这个野崽刚回来就和我们作对，他老子二十年前破庙捣神，今天儿子破我们的风水，还不该捉他？”姚以南故作正经地说：“去请乡亲们来，看大家要怎样处置。”随后对姚路耳语

了一阵。姚路连连点头，急忙走了出去。

不一会功夫，叫拢了一些人。姚以南一脸奸笑地走出门来，假装正经地说：“乡亲们，我们峙滩湾出了不幸的事情，李兴良小崽打死了仙人塘里的红鱼，按照以往规定：轻者要杀猪宰羊，斩手祭奠；重者要拿他祭神。再说这红鱼一死，还不知要降什么大灾大难到我们村子哪！诸位看看这事要如何处决。”十五岁的苦生听他这么一说，气得脖子上鼓起了青筋，抢上石阶大声喊道：“他胡说，红鱼是他崽搞死的。”许多贫苦农民知道这又是“笑面虎”借故陷害好人，场上顿时起了愤愤不平的骚动，有的人叫道：

“我亲眼看见苦生是挑柴走那经过，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时，姚以南的堂弟走出来说：“姚管家告的确乃无误。事关本族凶吉祸福，不斩头也得斩指。”原来这家伙也是地主，专靠投机、赌博过日子的。他还是姚以南的同学。姚以南见情况不妙，赶忙草草

宣布：“按照大家的意见，三天后由李兴良家杀好猪、羊、鸡，另设酒席，摆在仙人塘边，正午开祭。”

三天过去了。姚以南这只“笑面虎”对李兴良进行了许多威胁压迫，姚路这家伙还放出谣言说：“如果李兴良不设宴祭神，就要放火烧屋，倾家荡产。”在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下，李兴良为了活命，只好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凑到了几十块钱，把祭品如数备齐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弄好的猪、羊、鸡等，一一摆在“仙人塘”边。正午已到，姚家门前集聚了几百人。不一会，姚家大门嘩地一声开了，四个打手把苦生押到香案前跪下。姚以南和一些绅士泰然自若地坐在高坡上。姚路手持一把雪亮的短刀，往一只大雄鸡脖子上一刺，提着让鸡血在塘边滴成几个半圆形。接着，道士们便莫名其妙地念了一顿经，表示朝天祷告。人们以为祭完神事情就可了结，那知突然间姚路拉长声调

喊道：“斩……指……”还未等指字叫完，就听得咔嚓一声，刀起指落，苦生“妈呀”一声惨叫昏了过去。人们的心都象刀刺般发痛，一个个愤怒地喊了起来：“这是什么世道，罚了钱还要惩人。”李兴良怀着沉痛的心情，奔上去抱过苦生，往老婆怀里一放，腰带紧扎了扎，指着姚以南质问：“人家说你姚以南是读书明理的，现在看透了，你们姚家祖宗八代就是狼心狗肺，竟干起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有胆量，为什么不把苦生打死鱼的详细经过向大家说说呢？”这时，场上的贫苦农民也帮助李兴良助威说：“对！叫他讲，我们也要他讲清楚！”狗腿子姚路，见势不妙就强辩：“不管那么多，反正我亲眼看到的。”李兴良高声叫道：“分明是嫁祸于人，借故陷害我李家，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姚以南从来没有丢过这样的脸，气得眼里直冒火花，本想再下毒手，又怕群众造反。姚路和四、五个打手见

主子变了脸色，刚要上前绑人，姚以南一摆手说：“慢着，看他还有什么说的。”李兴良见他们要动武，暗地警惕起来，放大了声音说：“有！两亩茶山被你姚家不明不白霸占了，山价不算，工钱不结，硬要逼着用高利赎山，明明议定年底还清借的五十块钱，你们硬逼着要在五日内还清，逼得我爹投江死了，你们还不甘心，还要封我的房子，……。”这时姚以南暗暗使了一个眼色，四个打手就围住了李兴良。场上的群众也一起抢上前去……。就在这紧要关头，铁生提着一把大斧，石生抓了一把柴刀，兄弟俩直奔而来。原来他俩听说家里出了事，彻夜从山里赶了回来。两人一见这情景，怒气冲冲地分开人群到香案前把手中的家伙往空中一举，喊道：“我看谁敢动！”四个打手见来势凶猛，手足无措，吓得赶紧往后闪开。铁生和石生一左一右，站立在父亲两旁。这时，人群里又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呼声，给李

家父子助威壮胆。姚路这个老恶狗，冲着人群高喊：“快来人呵！李兴良要造反了！”话音刚落，姚家大门里跑出二十几个端枪的家伙，把人群冲开一个大空子，象一群恶狗似的排在姚以南前面。姚以南一想：人多势众，要是武斗，有害无利，决计还是先暂时缓和一下。他心里嘀咕道：“算是你姓李的领先一局，待我得机再叫你闷在罐子里死。”他站起来，喝退了打手，夹着狗尾巴就往后溜跑了。贫苦农民见李家当众揭发了山霸的恶毒面目和挫折了他们的“威严”，一个个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三

话说苦生自断指后，由于心里憋着一股冤气，整天吃不进睡不着，浑身烧得象火炭，不省人事。他母亲坐在他身边哭天唤地。李兴良整天东跑西奔，求医抓药，治的